

# 加拿大“慰安妇”议案台前幕后

加拿大联邦议会众议院 11 月 28 日通过议案,要求日本政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亚洲一些国家女性充当日军“慰安妇”的事实道歉。就此,继美国国会众议院和荷兰议会下院之后,加拿大联邦众议院成为第三个通过类似动议的西方国家立法机构。在这项最新动议背后,是 1 名华裔议员和 4 名专程前往加拿大、向民众和议会作证的“慰安妇”幸存者。

## “需要真诚”

加拿大联邦众议院通过的“慰安妇”议案在法律上不带有约束性。它与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 7 月 30 日和荷兰议会下院 11 月 20 日通过的相关决议带有相同性质。

在加拿大,提出议案者为邹至蕙,13 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现任新民主党议员,是新民主党主席杰克·莱顿的妻子。据报道,邹至蕙和莱顿是加拿大政坛唯一“夫妻搭档”。

今年 3 月 5 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上发表谈话,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事实,称即使美国众议院通过“慰安妇”议案,日本政府也不会就这一问题再次道歉。次日,邹至蕙代表生活在加拿大

的亚洲裔妇女发出呼吁,要求加拿大政府总理斯蒂芬·哈珀以 3·8“国际妇女节”为契机,对安倍晋三“令人愤慨的否认……予以严正驳斥”。

11 月 28 日,联邦众议院表决前,邹至蕙发言,向全体议员发问:“加拿大是否将站在‘慰安妇’一边?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立场?”她表示,我对全体加拿大人、全体议员抱有信心,大家会一致针对妇女的暴力说‘不’,进而对‘慰安妇’受害者表示支持”。她补充道,改写历史不是一种寻求持久和平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一种寻求正义与和解的解决方案”。

众议院随后通过的议案有 5 项内容:其一,日军占领亚洲和太平洋岛屿期间正式征用了“慰安妇”;

其二,一些日本官员近期试图收回 1993 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事实的谈话;

其三,日本自二战 1945 年结束以来在承认和弥补以往罪行方面确有进步;

其四,加拿大与日本的关系以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为基础,包括对人权的尊重;

其五,加拿大政府应鼓励日本政府不放弃 1993 年“河野谈话”,公开和明确地谴责任何否认“慰安妇”事实的言论,为日军暴行承担全部责任,包括在日本国会对所有“慰安妇”受害者发表正式和真诚道歉。

议案通过后,邹至蕙告诉一名路透社记者:“我刚才极为高兴,加拿大政府今天正式表态,告诉日本,他们(日本官员)需要真诚道歉……”

没有公开道歉,”她说,“我们甚至无法开始(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和解进程”。

## “不难选择”

邹至蕙所言“加拿大政府今天正式表态”,是由文化多元和加拿大认同国务秘书贾森·肯尼作出。邹至蕙在议会上的发言,肯尼当场作出回应,认为日军强征“慰安妇”是 60 多年前一次无法想象的罪恶”。

对在野党成员邹至蕙提出的政府向日方交涉要求,他解释说,现任加拿大总理以及现任和前任加拿大外交部长曾经向“日本同行”提出并讨论过“慰安妇”问题。

肯尼说这番话时,首都渥太华的议会大厅内坐着 4 名“慰安妇”幸存者,分别是来自中国的刘面换、韩国的张锦朵、菲律宾的费丹齐亚·戴维以及来自荷兰的艾伦·范德佩里奥格。

刘面换现年 81 岁,15 岁落难;张锦朵 84 岁,14 岁遭凌辱;戴维 80 岁,14 岁被日军掳掠;范德佩里奥格 84 岁,17 岁在印度尼西亚沦为“慰安妇”。他们的苦难遭遇成为加拿大媒体连日报道的内容。他认为,这些妇女带着各自的身世来到加拿大,理应为加拿大人倾听的对象,因为我们需要汲取历史教训,确保同样的

事情永远不再发生”。

在加拿大议会历史上首场“慰安妇”听证会上,代表魁北克集团的华裔女议员黄美丽多次流下眼泪。黄美丽告诉中文媒体的记者,她的祖母来自中国台湾,从小告诉她日军占领台湾时的情形。她的祖母那时得到家人小心保护,缘由是祖母长得相当漂亮。黄美丽说,以前不知道为什么长得漂亮会遭到灾难,听了与祖母年龄相仿的“慰安妇”幸存者所述,明白了祖母当年没有讲出的故事。

听过证词,肯尼认为,任何人都难以无动于衷”。

邹至蕙的丈夫、新民主党主席杰克·莱顿则预言,听着那些年迈老人的证词,看着她们充满勇气的眼睛,我相信,加拿大人不难作出选择”。

邹至蕙在众议院表决前发言时没有提及刘面换,但以刘面换的遭遇提醒大家:“一名 15 岁女子遭绑架,肩膀受伤。第一天,她遭 15 名日本男子强奸……流血不止。”

果然,议员们在当地时间 28 日下午 3 时 30 分作出“选择”:无论是执政的保守党议员,还是在野的自由党、新民主党和魁北克集团议员,都无一对“慰安妇”议案表示反对。

## “关乎对错”

莱顿认为,数以千计的妇女承受如此暴力,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这样的行为无法辩解。世界应该发出声音,加拿大应该发出声音”。

邹至蕙则在 3 月 6 日声明中强调:我们运用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上一场(世界)大战中对亚洲妇女所犯罪行以本来面目。加拿大有责任要求日本……在议会场合正式就那些战争罪行道歉。”

然而,一名日本外交官认为加拿大与“慰安妇”不相关,是“第三国”。

这名没有公开姓名的日本驻加拿大外交官在众议院表决前告诉路透社记者,日本对加拿大议会“慰安妇”议案感到遗憾,这将对日加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他说:这当然无益于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政府为加拿大这样的第三国介入(“慰安妇”问题)感到不快。”

一名日本驻渥太华领事举行新闻发布会,声称日本已经做了“一切政治和法律上可以做和应该做的事情”。

在日本首都东京,一名外务省发言人说,“日本政府对‘慰安妇’的立场如‘河野谈话’所述……依这一立场,日本政府一直真诚对待这一事务”。

据邹至蕙介绍,由于日本政府、日本驻加使领馆的强力游说和阻挠,议案“差一点就胎死腹中”。11 月 23 日,日本大使向加拿大议员、媒体和相关机构写了一封亲笔签名信,附上了厚厚的“辩护材料”。

邹至蕙告诉路透社记者,她最初起草的议案还要求日本政府教育当代和后代国民牢记日军“战争罪行”。她没有坚持,而是降低调门,有意照

顾“加拿大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不错的关系”。

加拿大联邦众议院通过议案的消息传到韩国首都首尔,107 名“慰安妇”幸存者 11 月 29 日发表声明,敦促日本履行议案,要求日本国会就此制订特别法案。

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这些幸存者呼吁日本国会及早通过在野党自 2001 年以来每年提出的《关于促进及解决战时性强制受害者问题法案》,使日本政府承担相应责任并向受害者提供赔偿。

此前 3 天,即 11 月 26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慰安妇”决议案的发起人迈克·本田在首尔举行新闻发布会,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不少人(对我)说,迈克,你是日本裔美国人。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我的答复是,这与我是日本裔美国人无关,与我的肤色无关,而关乎内心(知道)对错。这是一个良知问题、正误问题。”

本田强调,有一件事我想说得非常、非常清楚,那就是,这不是为了丑化日本或者日本政府、日本驻加使领馆的强力游说和阻挠,议案“差一点就胎死腹中”。11 月 23 日,日本大使向加拿大议员、媒体和相关机构写了一封亲笔签名信,附上了厚厚的“辩护材料”。

邹至蕙告诉路透社记者,她最初起草的议案还要求日本政府教育当代和后代国民牢记日军“战争罪行”。她没有坚持,而是降低调门,有意照

徐勇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神农架“野人”之谜风波再起

最近,湖北神农架“野人”出现了新的目击证人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11 月 26 日,神农架“野人”新的目击者之一张可健首度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披露目击“野人”的前前后后。张可健说:“我不想成为第二个‘周老虎’……那样的话,整个事情会越传越玄乎。”

## “车子刚拐过弯,突然看到前方有一高一矮两个人形动物”

今年 11 月 18 日中午时分,湖北襄樊“越野 E 族绿林大队”成员张可健驾着他的越野车,载着他的妻以及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村民王东一家 3 口前往神农架老君山一带探路。此前,他已多次驾车深入神农架林区,“这次我是专门去建一个野外越野爱好者接待站的,我们这个接待站租用了王东的房子,为了给接待站装修,我在神农架林区已经呆了一个多月了。早就听说老君山里又河一带比较好玩,我就想带着刚来神农架的妻子开车到那里去散散心。”11 月 26 日,张可健在襄樊市某茶馆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

张可健开辟的这条新路就是通往神农架林区木鱼林场的简易公路。“当时,我们的车速大概在 30 码左右,走到距又河林业管护所 1 公里的地方,遇到了一个弯道。车子刚拐过弯,突然看到前方有一高一矮两个人形动物,距离我们大概 50 米。高的大约 1 米 7 左右,矮的大约 1 米 4 左右。那两个像人的动物长着一身黑毛,毛的长短和黑熊差不多,‘他们’贴得很近,像是一个大人拉着小孩的手,也像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

张可健与坐在副驾驶座

位的妻子几乎脱口而出:“野人!”与此同时,坐在后排的王东也看到了那两个人形动物,他立即高喊“停车”,但有些惊讶的张可健却在车子冲

出 20 多米后才停下来。“‘他们’开始走在公路靠山沟的那边,见到汽车后,‘他们’侧着身子迅速朝山沟下冲,很快就消失在灌木丛中。在消失的那一瞬间,‘他们’朝我们回头看了一眼,就在这一刻,我看到了‘他们’那张人型的脸。不过,那两张脸是棕色的,肯定没‘他们’身体那么黑。”张可健边给记者倒茶边讲述那天看到的一幕:“‘野人’就在我们的眼前越下简易公路。”

11 月 24 日上午,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会员、奇异珍稀动物专业委员会成员徐晓光一行特地赶往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温山村,找到当时的目击者之一王东,就一些细节问题向王东核实。王东所述大致与张可健说的差不多,但不同的是,王东说:“那两个人形动物跑得很快,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他们’是侧着下去的,脸面我们都没有看到,只看到‘他们’的肩膀很宽,脖子比正常人的脖子要长一些,头看上去非常大。”

此前,徐晓光曾经多次到神农架进行有关“野人”的考察,基本上没有获得什么可靠的证实“野人”的证据。他称这次考察活动主要有三个与以前不同的收获。“首先,我们这次在取证时,发现了小脚印,这是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其次,这次目击者离该动物距离很近,只有四五十米远。最后,这是一次群体目击事件……”

## “那段 DV 资料没有‘野人’,有的只是人形动物逃跑留下的痕迹”

等到张可健停车,两个“野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想用随身携带的 DV 机去追拍‘野人’的踪迹,但由于心里有些害怕,没敢直接下车去拍。大概过了几分钟,我拿出 DV 机站在车顶上一阵狂拍……自从我目击了‘野人’的消息公布后,外界对我拍摄的那段 DV 资料特别感兴趣,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那段 DV 资料里并没有‘野人’,有的只是两个人形动物逃跑时对植被的破坏痕迹。”

拍了一阵后,张可健一行继续驱车到了简易公路的尽头即木鱼林场所属里又河林业管护所。当时还颇有些激动的张可健立即向见到的林业管护员讲述了所见所闻。叶某等两位林业管护员将信将疑,随同张可健一起返回事发地,察看公路下那些令人不解的痕迹。

记者提出是否可以看一下那段 DV 资料,张可健当即回绝。“到现在为止,那段 DV 资料除了给我的几个朋友看过之外,还没对外公布过。我除了交给政府来公布那段 DV 资料外,不会交给其他任何个人来公布的。”

但襄樊人薛斌却在其博客里声称看到过那段 DV 资料。11 月 20 日,薛斌在其博客中说:“据称曾经目击神农架不明人形动物”的 E 族兄弟已在今晚 11 点多到达《SNOW 传媒工作室》(襄樊)。该目击者随身携带目击时刻相关视频资料,《SNOW 传媒工作室》将在验证其真实性后酌情处理。”

11 月 22 日,薛斌在接受襄樊一家媒体记者采访时说:“神农架有没有‘野人’这个事情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我们与神农架林区有关方面有约定,肯定和否认都要拿出足够的证据,要有可靠的证据链才能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这样的证据链,但不能随便说出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东西,我们现

在不能告诉‘野人’的有和无……现在我们不想炒作,我们在关注神农架林区的相关消息,在与神农架林区协调好以后,我们会公布我们手中的资料,但是我们不想像陕西华南虎的发现者周正龙那样,陷入各种舆论的风暴中心。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专家给我们打电话了,要我们一定慎重对待,不要让我们搞成了第二个‘周老虎’(指陕西的周正龙)。”

张可健称:“薛斌也是我一个玩越野的朋友,那段资料也确实给他看过。但他说的‘我们与神农架林区有关方面有约定’这个事情是绝对没有的。但我希望大家不要把那段 DV 资料看得很神秘,那段 DV 资料并不能证实神农架就有‘野人’,顶多只能作为寻找‘野人’的辅助资料。”

## 路遇“奇人”张金星,张金星将他们目击“野人”的消息上报

首次向外透露张可健等目击“野人”消息的是山西人张金星。他被誉为中国当代“野人”、“奇人”。1993 年秋,张金星认为只有进入“野人”生存区与它们一起生活,才能发现、了解、研究“野人”。1994 年秋,他正式进入神农架,独自进行自费考察探险至今,并蓄须明志:“不揭示‘野人’之迷不出神农架,达不到目标不刮胡子!”此后,他一直居住在神农架无人生存区。

11 月 27 日,记者在进入神农架林区的车上多次打张金星的手机并发短信,但他的手机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也没给记者回短信。

采访车沿着蜿蜒曲折的 209 国道进入神农架,沿途大山连绵,人迹罕至的山林令我们感受到神秘的气息。不过,记者一行除了看到几只黑色

的鸟之外,没有看到其他动物。张可健说,他以前在神农架穿行时只是“看到过锦鸡和老鹰,并没有看到其他大型的动物”。

“碰到张金星是在我们目击了‘野人’的第二天中午。当时,我们在神农架太子垭风景区玩,正巧遇到了长须飘逸的他。与他相识的王东主动上去和他打招呼,对他讲了我們前天的奇遇。”张金星很是感兴趣。“我们开始都怀疑那两个人形动物是一雌一雄,但他分析是一大一小。而且,他还告诉我们,‘野人’在受到惊吓后逃跑速度是相当快的,等我们拿出 DV 机拍摄时,估计‘他们’很可能已经翻过两座山了。”

19 日下午 3 时许,神农架林区有关方面接到张金星发来的短信。张金星说,19 日上午,他在保护区公路边见到一辆车身穿有“越野 E 族湖北大队”(实际上是绿林大队——记者注)标志的越野车。车上有两男两女四名游客,其中两男一女对张说:“我们昨日下午在木鱼林场所属里又河林业管护所附近观光,途中突然见到两个奇异的人形动物(野人)。”

## “要拿出实实在在的的证据,只有这样才能证明‘野人’存在与否”

张金星的短信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一时间,各路科考人员奔赴神农架,各种关于神农架“野人”的报道见诸媒体。但张可健却一直保持着低调和冷静。“这些天打电话给我要求采访的记者的确很多,但我全部拒绝了。我是在网上看了你们《长沙晚报》和你写的大量报道后才同意接受你的独家专访的。这次采访以后,我将不再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说句实在的话,我不想因为目击了‘野人’这个事情

而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

今年 36 岁的张可健是户外运动爱好者。2006 年 4 月,他参加了有关方面组织的可可西里野外考察活动,“但遗憾的是中途我因为身体原因撤了下来”。2002 年 4 月,卖掉经营多年餐馆的张可健开始玩汽车越野,发起成立了“绿林越野大队”和襄樊市第一个专业越野车俱乐部。

张可健的朋友徐先生说,这段时间以来,“在背后议论甚至谩骂张可健的人好多。”张可健对记者表示:“有骂声很正常,好在我不是想通过这个事情去捞到什么好处!”

与张可健的低调相反的是,有关神农架“野人”出现了新的目击证人的消息披露后,许多人以及机构却非常高调。这段时间,王东频频接受采访,薛斌大秀其博客……大有神农架真的存在“野人”的态势。王东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神农架住了这么多年,以前从来不相信有‘野人’,这次目睹了‘野人’后我的态度彻底改变了,神农架太神奇了!”

“我个人对有些说法很是反感。最近,网上公布了一个‘野人’的脚印,其实脚印在我拍摄的那段 DV 资料里就有,但我我不敢保证网上公布的就是我所拍摄的。我还要说,后来有人称研究出了‘野人’逃跑时的路线,这个‘路线’我当时并未发现,只是前两天接到在那里考察的科考人员的电话后才知道的。”张可健喝了一口茶,面色凝重地说:“我确实遇到了那两个直立行走的人形动物,到底是不是‘野人’我不敢保证!我建议是否可以重开神农架‘野人’科考,要拿出实实在在的的证据,只有这样才能证明‘野人’存在与否。”

《长沙晚报》供稿